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七

釐正二

重　明詔懲奸黨以隆新政疏　　汪文盛

先該兵部為開讀事題奉　聖旨是五府所屬京衛并在京親軍衛分便差風勵給事中御史兵部屬官各一員遵照　詔旨清查屬錦衣衛者本衛選委老成官二員會同清查欽此又該兵科等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亦為前事題奉　聖旨是各該清查官員務要秉公持正悉心查革毋致仍前冒濫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臣等會同監察御史鄭本公通行五軍都督府并錦衣等衛所查取應革官旗備細親供文

冊及該武選職方二司各將節年奏帶舊例及陞官
堂稿開送前來又准職方司手本開稱太監陸闇等
原無奏帶姓名其錦衣衛會同委官千户陳澍李經
通行逐一查對磨筭應存應革職級明白備造文冊
及將查無奏帶并奏帶舊例及寧夏山東河南四川
等處奏帶過多功次冒濫緣由具本題奉　聖旨是
這冒濫人員既會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情該部都
看了來說欽此欽遵事下該部適尚書彭澤應　召
始至參詳斟酌至再至三謬謂臣等仰承　皇上更
化善治之美意祗奉　詔書裁革冒濫之明條乃於
旬月之間查革過官員旗役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

積年宿蠹一旦頓清蓋釐塲將順之誠漸成塞違之治所謂有 君如此焉忍負之題奉 聖旨是各該官員旗役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盡職級的還他冠帶閒住被革人員朦朧奏辯的你部裏及該科參奏重治欽此欽遵玆實恭賴 皇上秉乾之健繼離之明斷自 宸衷法由近始十七年冐官之弊蕩滌於臨御之初數千員冗食之徒釐革於 詔令之下寅緣鑽刺者無所庸其技能媕婀脂韋者不敢樹其黨與真 明詔所謂昭德塞違更化善治而尚書彭澤等祗承 明命奉行唯謹中興大業千載一時執此以往則邊疆無辭體之將戰陣得用命之士

國祚可以靈長倉庫可以充實生民可以不至於流離盜賊可以不至於繁興頹壞之紀綱可以復振廢弛之法度可以復張可謂　國家百餘年來甚盛之舉也　命下之日雖五尺童子猶知稱快而革盡職級人員復蒙給與冠帶並得保全身家已從輕典實荷殊恩被革之人俛首帖耳無復敢有異議矣詎意社鼠城狐尚燻烓之難盡蠅營蚋集顧驅去而復來以致　明詔之頒甫及一年革官之令纔行八月而劉瓚等乃敢蹈抗違之罪逞枉悖之詞引類呼朋動以數十抗違奏擾已至再三侮矣　朝廷蔑棄憲典左右倖臣陰為庇護蒙蔽　聖聰欺罔　天聽　陛

下不亟加誅竄乃有看了來說之命夫倖門一開其
勢難塞臣等竊恐自今以往閭閻之排皆前日冒濫
之輩　綸綍之下盡更改新詔之旨群邪相援以干
進小人躡踵以求伸　詔令不行所司終無奉上之
公議論徒多大臣終無佐國之實公欽其怨私受其
福公責其名私享其實將見本部及該司官員祗供
查覆冗官簿書勞瘁力或不給而日亦不足矣欲望
其罄竭忠誠展布四體脩舉邦政整理戎務其可得
哉夫今之爲郡守邑令者其始至也必有號令以治
一郡一邑之人守而不變治乃有成使朝令而夕改
之則一郡一邑之人終不可得而治也矧　皇上位

以龍飛之以虎變踐祚之　詔群聽屬心會幾何時
而變更紛紛其何以鼓舞天下哉且近年以來俗尚
姑息政務容養浮薄之人任耳棄目一犬吠形百犬
吠聲轉相傳播或謂臣等奉行　明詔裁革太嚴或
謂流賊功次不宜類革殊不考臣等祇奉　詔例未
嘗於條格之外任情有所裁抑流賊功次不犯　詔
例者何嘗不存一資一級必覈所由或去或留必求
其當載在文冊頗極詳明如張永之在寧夏攘奪邊
功以私部下谷大用陸誾張忠之征河南山東貪緣
特旨致陞官旗六百餘人與夫奸細妖言之究設立
名色之巧傳乞之濫奏帶之多選法之壞紀驗之冒

新功之弊臣等前者論之詳矣今姑自劉瓚陸宣等
六十九人而言之　明詔革官之條目一十有三而
劉瓚陸宣等或一人之身而十三條皆犯其不盡然
者則自所犯之條從而遞減焉不專於此必專於彼
也一曰傳陞則陸宣陸永姚鑑俞昂尹海王慶秦玉
有之也二曰乞陞則陸宣陸永陸旺陸昶鄧華周海
賈文鐸韋章鄧永陶欽有之也三曰例外奏帶則劉
瓚陸宣葉鳳儀楊永通張鑑秦聰甯潤李褒梅張玉
禮劉和韋縉劉綸秦淮吳瑾姚鑑李彥實高堂張榮
蕭義韋章甄忠王良王言馬清田啟陶淮許鋼鄧華
周堂周浩鄧永饒寬朱繼宗陳保賈文鐸吳淮金安

汪世麒王慶季芳張鑑王旻有之也四曰報劾則蕭謨陸永劉和劉綸陳紀陸旺神政高堂陸恕劉勤杜剛秦琳鄭宏秦鉞秦忠吉方俞昂潘浩尹海秦忠秦王魏順鄧華王旻張信凡不由奏帶者皆是也五曰一人數處報功則秦琳之八處蕭通之六處秦王蕭謨陸永韋章王良之五處陸宣郭銳秦聰張余安鄧華朱繼宗秦鉞季芳劉綸之四處葉鳳儀楊永通秦淮吳淮吳瑾王彪劉勤馬清田廒周瑩劉永劉樑張榮之三處皆是也六曰一時兩三處報功則秦聰四川之功方陞而河南之功即至蕭通滄州之功未陞而甘肅遼陽之功又至是也七曰併功則陶欽陸永

王旻是也八曰冐籍則黄瓆張信是也九曰各邉不曾斬首巧立名色則陸宣郭鋭陸永秦琳王禮劉勳蕭義陳保甄忠王良王言張余安田厫鄧第朱繼宗秦玉是也十曰兵部擬賞奉　旨陞級則寗潤秦聰張鑑蕭通韋縉王禮陳恕賈文鐸尹海張信蕭龑劉和是也十一曰緝捕妖言奸細并不係臨陣對敵强賊一應陞授職級則陸宣秦琳秦聰梅張寗潤吳瑾王言魏順蕭義張余安吳淮李芳是也十二曰大同應州功次冐濫則蕭龑秦聰劉和蓋松劉樑張信劉綸潘浩韋章張余安是也十三曰納冠帶止許於實授職役之加陞則魏順之冠帶舍人武舉陞著一級

止該署冠帶小旗是也數內如蕭詇蕭通蕭義太監蕭敬家人也陸宣陸永陸旺陸恕太監陸闇家人也神政奸黨神周家人也秦王秦聰秦琳奏忠秦鉞太監秦德家人也張余安劉動太監今降級張永家人也潘浩太監潘耴家人也劉和太監劉恭家人也王彪太監王銘家人也甄忠太監甄瑾家人也鄧華太監鄧敏家人也田廏田監丞家人也賈文鐸太監賈和家人也韋聰太監韋興家人也周浩周瀅太監周景家人也尹海太監尹生家人也中間或為錢寧之腹心或為張銳之牙爪或為江彬之鷹犬乘時射利挾勢害人正德年間敗壞　國家之典常變亂　祖

宗之法度盜竊 朝廷之名器吮剥生民之膏血虧
損海内之元氣致四方之盜賊蜂起召連年之災異
相仍皆此輩為之也既幸逃兩觀之誅當省愆而思
過乃敢鼓三寸之舌欲誣上以行私臣等又就其所
言而畧辯之夫 詔書内開正德元年以後在京在
外官旗軍舍人等但係例外奏帶報功除原祖職役
照舊其餘盡行除革正為各處總兵太監提督總制
等官奏帶之濫而言夫五名三名之例專言鎮守分
守而侍衛上直人員不許奏帶之例則合總制提督
等官而言之也若謂鎮守奏帶有例而總制等官無
例則查革之 明詔可以廢格而冒濫之宿弊何必

湔除況先年事例豈能盡合　祖宗之舊章而嘉靖
詔條則為我　朝之所未有今不遵　詔旨乃是昔
而非今謬為引援肆舞文而弄法情甚可惡罪不容
誅其以馬琇李林等比援為例尤為誕謾之甚臣等
查得馬琇係弘治年間百戶註調河南鈞州守禦所
正德六年流賊劉六等攻劫鄉村本官隨哨斬獲首
級五顆陞副千戶及因流賊攻圍州城本官與知州
李邦彥協力戰守巡按御史勘報本官部下擒斬數
多守城有功兵部覆題與李邦彥各陞二級陞指揮
僉事並不係奏帶出京人數與韓宸繆瑾劉瑾劉鉞
胡寬既奉傳乞又非例外報効一人數處等項無從

查革安得比以為例又該兵部題查得官軍就陣擒
斬强賊申寃頭等一百六十餘名顆該紀功官覈實
將官軍李林等六十餘員名准陞一級其黄景山等
三百餘員名擬賞後太監張忠等陳乞又將擬賞人
員通行加陞臣等議將李林等就陣擒斬兵部擬陞
者存留而中間又係一人數處報功并冒籍等項者
必革無疑存留之數蓋亦不多其辭賞乞陞三百餘
員名并緝獲夥內零賊陞級者盡行除革今革盡者
妄謂臣等將正德年間於例無礙存留一二級者則
又比以為例若此而可比則天順成化弘治年間亦
有冒濫如今日所當革者臣等又豈違　詔例而追

革之手洗垢求痕吹毛覓瘢揮空為有轉白為黑提
輕當重引分至尺何其欺罔之甚耶且混稱李林等
三十員馬琇等百餘員不列姓名殊無根據徒欲顛
倒是非亂人聞聽以文其奸耳臣等職忝所司先是
誤蒙 簡命悉心查革唯知奉行 明詔無復顧忌
夙夜從事而臣等亦自謂殫盡心力庶幾無有遺憾
矣柰何劉瓚等勾連成黨朋比為姦借力回天挾貴
通神朦朧奏辯既而尚書彭澤等知 明詔之不可
不遵知罔功之不可不革知公論之不容但已知臣
等之不出於私力遏群姦抗辭執奏中外之人咸謂
陛下必昭然垂日月之明赫然震雷霆之怒必將劉

瓚等拿送法司寘之重典以為抗違奏擾者之戒不
意　陛下徒是該部之言而復貰劉瓚等之罪雖於
裁革職級無所改更而於前後　詔旨尚有未信夫
正德元年以後在京在外官旗軍舍人等但係例外
奏帶及稱報効在各邊各處或一人數處或一時兩
三處報功或併功陞授官旗者除原祖職役照舊其
餘盡皆除革敢有抗違妄奏者俱問發邊衛充軍此
陛下即位之詔也被革人員有朦朧奏辯的你部裏
及該科參奏重治此該部覆題臣等所奏奉　陛下
近日之　明旨也且臣等革過劉瓚等六十九人職
級無一人非　詔例之所當革該部前後查覆無一

人有所虧枉令劉瓚等兩次奏　辯則是抗違妄奏
既犯　明詔問發充軍之條朦朧奏辯又犯　陛下
參奏重治之旨此而可饒則號令不足以示信法禁
不足以懲姦參奏之言是而重治之法尼而不行奏
辯之言非而抗違之情置而不問枉直並存可否淆
亂臣等竊恐四方聞之得以輕議其新政且瓚等小
人微如蟣蝨何足愛惜而　陛下以身庇之此蓋
陛下左右近倖之人或納其賄賂或私其黨與或欲
市私恩以陰結邪類或欲假寵昵以干預朝政為之
巧說陰謀以誤　陛下也如蒙伏望　皇上念　祖
宗之成法不可不守人主之決柄不可下移近習之

言不可輕信名器之重不可假人嘉靖之詔令不可漸敗正德之弊源不可復開小人之志不可寖長天下之事不可再壞俯從臣等所言將劉瓚等拏送法司遵照詔旨從重處治則人心知畏法令不撓中興之治陛下可垂拱而成矣

思患預防疏

周用

臣考之古圉師教圉人養馬冬廄夏庌冬寒則燠之以廄夏炎故涼之以庌其順時調燮以善其生者無所不至也今霸州等處舊設草場去處民居稍遠極目荒墟曠無室宇人馬無所隱庇露宿蒼莽之中以致暑雨蚊蝱之生馬多瘦損士卒不樂就牧百計逃

避　陛下鑒其弊近　命科道官點閘此誠防閑之至計也然既有以防之寧可無以處之乎又況迄今所築封堆不過數年風侵雨淋漸就平夷將復迷其處所為今之計不若緣其邊界量立鋪舍數座使軍士分地而牧割屋而居馬亦得以就其隱庇復於居中建立廨宇以處領　勑之官使得便於點閘庶幾人馬有依而邊界亦永固矣臣等前踏地至香河縣神機營草塲係太監覃昌姪覃綱管業臣等丈量之時道路稱快問其所以緣覃綱管庄之人倚恃聲勢擅作威福收斂之時征求百端佃種之家遭其漁獵納之覃綱之家者十無二三管庄之人所得者常居

八九連室興嗟無由控訴夫覃綱已故太監之姪耳而管庄之人倚之尚足為害又況非覃綱比哉且陛下損數畝之地以厚左右勤事之人若未為過而不知其轉展委托毒民斂怨有如此也即一處而觀之則凡權豪勢要之所謂庄田者其征利禍民營私斂怨大率類此今草塲之為庄田者　陛下既令　臣等清理而議處之矣然規利之徒黨緣左右復圖奏請者未必無也　臣願　陛下思國家之大計絕小人之營求則國體正而人心悅矣雖然萬民之望在於一人四海之化始於一家今霸州等處見有　皇庄牧馬之地　陛下為天下之主　聖母享天下之養

是普天率土莫非　皇之庄也豈必於其間復私頃畝之地收數斛之租然後謂之庄哉臣以為宮闈之用設有不贍取府庫之積以益之使不失庄田歲入之數則上可以愉　聖母之心下可以舒生民之害矣頗重自裁抑罷庄田以益牧地凡各處之名為庄田者由此而悉屏棄之則奏討之門自杜矣臣又見三河縣五軍營草場一處多係宣德年間歸化達官任玉王鎮等住種自昔歸化之時給與庄田以裕其食用此固　朝廷招徠降附之深意也然而土着既久生齒漸繁地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家之所需至有逼於饑寒流為刼盜者甚非所以安遠人而來慕義

也臣詢之於人咸言自此以至河間達官之營相望不絕貧不聊生者與此營略同臣稽之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古昔聖王於夷狄之未服者尚欲綏而撫之又況慕義來歸居於吾土者豈可使之失所哉况其間習於土俗而精騎射者不必倘用之得其所而處之得其宜則未必不賴其益矣今天下武備懈弛窮海邊之卒手不能弓身不能騎者在在皆是臣願陛下留神於無事之日加恩於歸化之人其處顯位而見柄用者固不必更張矣若夫達官之閒散而不任事者選其材力超衆騎射絕倫之人散之邊方分置各衛如湖廣廣東

廣西四川雲南等處衛置一二員加其品秩厚其廩餼使之專教士卒騎射則既不失安遠人之道而亦因得以精中國之技也

飭法令懲姦惡以保治安疏　安磐

竊見錦衣衛已革職旗校王邦奇等奏復職役一節前有通行查革之詔書後有奏擾重治之勅肯抗違玩侮情法甚明無容於詳著辭說者　陛下曰兵部看了來說豈許之耶邦奇等之奏至再至三至於六且七矣終不一懲其奸若縱之然者臣竊惑焉臣請言邦奇等之狀正德中　朝廷之權在奸黨內之劉瑾張銳外之楊玉錢寧邦奇等以賄納身甘為鷹

犬搏噬豺狼各肆其凶既積其構會之功以營官又累其擇挾之財以立產故其捕奸盜也或以一人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鍛鍊獄詞付之法司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子四出搜愚民詭異之書或買奸僧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掩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年間死者填獄寃若之聲籲天無從幸 陛下晰其奸蠧首下查革之詔少紓人鬼之憤然不追及致死無辜之罪不藉其害衆成家之產或降其級或令冠帶於 上恩可謂曠蕩浩溢無涯矣而邪奇等月生怨望不自悔戢敢於抗違撫拾原勘肆然無忌動若有憑意者 陛下左

右之人以身設利陰主其中歟故凡爲之申理關說者皆姦黨也不可不察也不然邦奇等情 陛下之威嚴畏該部之送問虞該科之參駁其曷敢邪且該科批邦奇之奏尾已六具參矣而該部該司未聞引詔曰當查革引 旨曰當重治束之几閣漫無可否名則立案不行實則不肯任怨則致邦奇等之怙終煩瀆者該部該司成之也況邦奇等號於衆曰該部言非本部不爾施行但該科既以參出臣愚以爲大臣理國當事不應有此萬一有之豈同舟共濟之義哉

陛下今日收已渙之人心奠將危之國勢四海頌功萬方同慶者在 登極一詔中間事體重大關

涉臨課者在裁革數條此輩唾手攘臂壞之一朝屬階之下環而立者默而伺者睥睨而垂涎者將四至譬之隄焉特省日視東塞西築猶有蟻穴之虞今聽其決則水之奔放衝激欲遏而障之其爲不易較然甚明矣臣爲言官皆　陛下守隄之吏萬蟻之穴日引水至而嘻然及其破壞潰決然後曉曉其聲罪可贖乎臣聞法令者所以整齊宇内者也上數降其旨下數違其意甚非所以軌物而信度也邦奇等在先朝爲罪人使　先帝結怨於天下在今日爲頑民使　陛下失信於將來且新政之初　聖心方堅猶且橫爲奏擾如此況一二年之後左右之人爲之遊

說耳且熟者乎是誠不可不憂而慮也爲之說者曰中間容有緝獲得真者例用查革此於情不堪乃不知一人之身積數事而後論功真者十一而僞者十九則安可以一真而蓋九僞之罪哉凡此不有所懲則無畏不奪其心則不知止。陛下寬其累犯之罪該部成其數奏之辭巧辯厚誣乃至是極此其效也望陛下念治亂安危在此事之開塞毋惑人言明勅該部備查前後詔旨將王邦奇及寫本之人問擬發遣以杜後患仍許直言敢諫之士爲陛下陳說不使小人遂其奸私以釀禍源則幸甚

預防流弊激勸臣工疏　劉蔽

切惟 陛下自登極以來四年於此日御經筵以端治本早朝晏罷以圖治道孝養 三宮以立皇極洗滌宿弊以追蹟前古近者大禮已成 詔示中外人心悅服天下想望治平冀復見 孝宗皇帝之政夫何在廷之臣不能仰體 聖懷早夜孜孜以共成化理一有論列輒輕以朋黨形之章奏臣愚以爲此前代衰頹之風不可啓其端於治平之世而當預爲之防也臣觀漢宋季世其間號爲賢哲不免自相危言激論互爲標榜故姦人乘隙而中傷尋致黨錮之禍僞學之禁淪胥及溺而社稷隨之往事昭然載之史冊故後世願治之君忠良之佐常爲之憤歎不平今

於　陛下清明之朝豈宜有此不韙之言我　國家以周禮建官六卿分職萬幾之政一斷於　朝廷內無專權之相外無握兵之將雖有奸邪無所爲施況實無其人耶內官五年外官三年各一次考察論其貪廉賢否以定黜陟其制嚴矣容有漏網則科道拾遺南北交章其在言官則吏部又得請旨奪之外任而倖免者寔少如尚書楊旦侍郎汪偉俱　先朝舊臣累經考察自陳不聞有過而給事中陳洸一旦摭拾悉皆指爲朋邪擊之使歸此皆不可曉也且國家綱紀法度昭布森列　陛下神聖天日在上群臣檢身救過之不暇孰敢比周爲黨近日議禮之臣各執

已見不能將順 德意幸賴 陛下明斷又經 詔
示群情翕然以定尚書席書言事欲有紛更已屢蒙
聖諭量必知檢給事中陳洸事有案卷荷蒙省令退
避即令行勘又之公道自明學士方獻夫乞歸一疏
又蒙 特旨諭以安靜 聖心於此已洞見群下之
情矣但今二三之臣宜深自謙退使有問者必曰今
聖人在 天子之位大禮一節天叙天秩斷自 淵
衷如某等何與焉如此則不失臣子敬君之義昔成
王稱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
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此則各臣學識
未到亦其所短也常人之情無所懲則不知所警伏

望　陛下因臣之言特賜　天語戒飭務使在廷之
臣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以撫
五辰以成嘉靖之治以無貽後悔自玷於　清時况
邇年以來邊卒強悍兩獄撫臣而國威重損大勢回
賊犯我邊鄙甘肅之地危於一髮致勞　九重西顧
之憂在廷之臣不知何能輔　陛下以振國威以弭
邊患也三年之內四海之中大半災傷饑餓之餘死
者未壑病者未起流移者未歸矧風雷星宿之變禽
獸蟲蝗之災山崩川裂天妖地異　上帝所以譴告
之者可謂極矣不知在廷之臣何能佐　陛下以足
食足兵也　國家養士謂何所以匡濟時艱恐不在

區區口舌文士排擠角勝之間此則　陛下所當聽策群臣以圖有為監之往古驗之目前猶當漸銷黑論極力隄防以救將來之弊也臣又聞伊尹之告太甲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益告舜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孔子稱舜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陸贄告其君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受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彰我之能好諫者之漏洩示我之能容然則法祖親賢聽言納諫此　陛下君人之一體也大學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諸葛亮曰開誠心布公道廣忠益集衆思又曰

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大臣之體也書曰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此群臣之體也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此諫諍體也司馬光曰先其大後其細先其急後其緩此言事體也趙抃曰君不幸有詿誤當極力保全之小人雖有才能當排斥之不使安其位程顥曰論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此彈擊體也凡此四者又皆言官之體也伏望

陛下因臣之言而思之朝夕敬慎以立君人之體由是

法祖親賢聽言納諫察忠邪之分明理亂之原則舊章成憲不宜妄更老臣耆舊不宜自遠而骨鯁直言之士必示優容以廣聰聽如侍郎

胡世寧所論更置言官選以部屬此劉瑾時弊政恐非　祖宗之舊如聽行其言切恐緘默者留而敢言者去矣楊旦汪偉察其無過宜當召還科道等官以言得罪及議禮謫戍之臣俱宜量移內地或復其原職死事者矜恤其家以示　陛下大造之仁夫元首明則股肱良由是大小之臣以及諫官各宜篤守居官之體以勉盡職業以無負　國家養士及任用之意如此則官守者脩其職言責者盡其忠時艱可濟嘉靖之治可成而所謂朋邪姦比之説亦自銷融於春風和氣中矣

乞信大臣守職以光　聖德疏　張嵩

臣惟君出令者也臣承君之令而致之下者也令出於公孰敢不行以自取夫抗犯之罪也哉惟拂於道於是乎始有不敢承令之臣矣近者 陛下誤聽太監崔文奪取刑部見監犯人李陽鳳等付鎮撫司問該部尚書林俊等執奏不發 陛下責其違旨竟以奪之臣工相駭父老私議皆謂 祖宗成法鎮撫司因送法司問未有奪之法司而付鎮撫者也惟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竊 國威而移 主權始變亂之不圖嘉靖之治復有此舉以 陛下明聖豈昧殷鑒直以崔文巧於蠱惑 陛下為其蒙蔽致然耳夫 祖宗立法深意攸存萬世子孫慎守非 陛下可得而

更之法官可得而曲從之者也況刑部爲天下首憲之地法不能守何以示極恣奸長暴他日不可救藥胥自今始矣此臣等所以執奏而不敢曲從者要亦有見夫罪輕而守法重也且君之於臣忠信重祿大臣尤加隆焉凡以欲其奉公守法以務成治理而臣之自信所以結主之知以免圖報稱者亦惟以此而已　陛下即位以來優遇大臣每出　溫旨俊尤荷褒留顧非以其學術之正名實之隆爾耶迺今旨意嚴峻不亮其執法之公是視之以容悅之臣耳惡用褒留爲哉夫俊不得其職必不安其位不安其位必去徇一宦豎而使老臣去　國臣甚爲　陛下

情之且　聖諭近又曰着鎮撫司從公問是為俊等不能從公者乎竊原　聖意欲逐崔文之計而又不安秦俊等執法之公故不得已姑為是少慰之詞耳豈所以推心置腹而敬信大臣之至意也哉　然崔文所以徼寵而不可解者徒以設醮脩齋妄言不可必之福以欺　陛下諸臣連章論劾竟置不問遂使驕横得志以致　祖宗成法至文而再亂之必待其釀成瑾寧之禍始為之處則晚矣伏望　陛下少曲睿思大奮　乾斷俯從左都御史金獻民之奏科道諸臣交章之論仍将李暘鳳等付法司究問崔文治以誘引變亂之罪則直氣爭輝群情稱快而中興之

治遠邁商宗矣

重降 明旨大懲奸黨疏 章僑

頃因旗校王邦奇等乞恩比例復職 陛下答之曰該部看了來說續該都給事中許復禮等反覆論辯其不可乞將王邦奇等寘之於法為小人首亂之戒陛下則曰該衙門知道臣竊疑焉臣嘗伏覩前後旨意大率曰該部看了來說者示所司急施行之意也曰該衙門知道者所謂泛然應之可否之間所司視之以為尋常者也改元 詔書應查應革者一十有三條給事中等官夏言等奏 詔查革官軍旗校三千一百九十員名誠所謂積年宿蠹一旦頓清嘉

請今日一大機括也其王邦奇等係先年緝捕陛
授人數委的冒濫壞事之宜裁革會題言之盡矣
陛下於邦奇等曰看了來說臣竊以爲看其所謂徇
私有無之說非看其所謂比例復職之說也乃於復
禮等則漫應之若無大緊要然者仰窺 聖意不知
何所主持曾未幾時輒自懈怠如此其直以爲天下
戲乎爲邦奇等之言則曰兵部已許我矣爲左右之
言則曰此彭尚書許他非關我事夫彭尚書或一時
無情之言該司不能舉奏致有今日玩事之咎固莫
能逃且今 明旨之下輕重判然彼玩不知則謂
陛下亦已許之矣 陛下左右皆將許之矣所不然

者臣等科道天下人心　祖宗在天之靈耳然則又非獨該部之罪也則其搖唇鼓舌引類呼朋鼓足樁倖之門抵掌玩侮之術何足恠哉凡其袖手而畫籌陰行以倖成者且二千有餘今茲舉以邦奇為試待之以恕則鬨然而起繩之以法則帖然以伏此其情狀大畧無難見者也又如淨身男子千百為群雖曰死灰尚有復燃之心張銳張雄等鷹隼在籠每遇秋風不無飛揚之志此途一開不可復止決隄而欲思版築之功燎原而後求撲滅之術雖有智者莫能繼其後矣然則如之何亦曰治之而已矣禁之而已矣蓋此關於　國家也甚大革之則安復之則危革之

則治後之則亂革之則進君子後之則進小人革之則爲嘉靖後之則爲正德其機如此一反掌間耳豈不大可寒心也哉近聞該部具本執奏思舉其職以補過也伏望　陛下振乾健之威赫雷霆之怒細覧該科之奏　特允該部之言將王邦奇等拿送法司從重問擬以警其餘實　國家無窮之福也苟或依違可否之間仍前不斷之　旨如此等輩終無寧帖之期嘉靖新政乃　陛下自壞之耳天下事尚未可知也

乞復貧圖以保元化疏　章僑

今者道路傳聞浙江鎮守太監梁瑤差挨比背買緣帶

管織造事之有無雖不可知臣竊為天下慮焉蓋瑤力有通神之便智有移主之機萬一 天語既下而爭之祗益見其難失請得而預言之可也維我 皇祖立法垂訓酌天地之中貫百王之義載之 會典可攷也間嘗伏覩織造之 令有曰凡供用段疋及祭祀制帛等項須於 內府置局如法織造每歲供用段疋務會計歲用數目并行外局織造由此言之內局以供 上用外局以備賞賚焉耳絲料則有常賦人匠則有常役侈靡則有禁纖巧則有罰服澣濯以臨朝躬儉約以率下是道也傳之萬世可也不知因何兩浙等處添設內臣二員專管織造正德年間

或以萬金而付一人或以數人而守一缺叅隨狼虎其雄名色網羅之客如祔任有所謂拜見馬歲時有所謂節禮馬各項有所謂分例馬科派有所謂解扛馬樣段動以數千帶造多逾本數稍有未足立時退囬甚者或裂之矣故有變產賠官鬻兒抵罰令歲織造之家來歲荒蕪之地凡諸疾狀何可具言詩云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言民窮矣又曰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窮斯病病斯怨爲人上者之有念於此也不亦不可爲於邑也哉伏惟　皇上改元一詔凡係新添内臣俱已革回與天下相休於無事之中豈宜復有此舉臣浙人也偶有所聞地方祈懇

馬誠恐管帶未已必有專差營務門一開諸弊皆作鎮守買辦也市舶採辦也不獨一織造之弊也江西燒造也陝西織絨也南京　龍衣也畿甸　皇莊也與凡添設者之弊而路也又不獨一浙人之病也則朝廷其失信于天下乎矧今南直隸等處旱魃為虐疫癘大侵浙江寧波等處倭寇遺患沿海蕭然四方災變報無虛日正謂有九死無一生也為民父母痌瘝乃身可使手足自斃之耶夫百姓安則　朝廷尊中官榮焉反裘負薪皮盡而毛無附為此謀者其亦不仁甚矣伏望　皇上慎乃儉德鑒于　成憲守明詔而不移視嘉靖如未至自奉寧如　太宗之衣

敝垢而思所以覆冒乎天下中宮寧如　高后之補
故衣而思所以慈育乎萬民賑濟有實　惠蠲免無
虛文可也如梁珤者叨居列鎮苟慊利圖上負　天
子下負百姓矣乞　勅司禮監移文痛加戒飭并將
其所差及近日各處夤緣幹辦之人通行查究以破
奸宄之計以塞禍亂之源是謂垂衣裳而天下治見
今日之堯舜焉何其幸與

信任大臣以保治安疏　　解一貫

近該內織造局題差內臣前去蘇杭等處提督織造
該部議處以為未便　陛下竟允其所奏始而臣等
科道等官言之　陛下不聽也臣等不勝懸瞽之憂

豈在廷大小臣僚所言皆非無一人之可信無一辭之足取哉臣等科道小臣議論固不足采而喬宇楊廷和等皆老成大臣亦無足采哉何陛下之不聽也夫科道者陛下之耳目也大臣者陛下之股肱也而陛下則天下臣民之主宰也繩愆糾謬知無不言者臣等耳目之職也扶危持顛以道事君者宇與廷和等大臣之職也而明目達聰從善如不及改過無少吝者豈非陛下之盛德哉今此織造之差臣科道等官以爲不可九卿大臣亦以爲不可至於內閣重臣又以爲不可陛下堅執一不之聽臣等恐耳目股肱皆失其職而天下之人聞之以爲

廷臣無一人足信足取矣　陛下孤立於上群小蒙
蔽於下是豈可不爲之寒心也哉夫　上用袍服誠
不可缺不可緩但有益於事無害於民　陛下差之
可也必差内臣而後足於用否則不然　陛下差之
可也歲時豐稔百姓富安　陛下差之可也今此三
者未見其有一可焉何也觀　先朝差此官時陽假
進　御之名陰肆剥削之計供　上用者纔一二私
帶進者常八九是無益而有害矣　陛下何爲而不
聽也又觀該部議處物料令彼處司府官買辦織造
令彼處鎮守官提督必期於是用不失於後時一有
所誤責有攸歸如此是不煩差官而服用自足然

陛下何爲而不聽也又觀宇與廷和等之疏　陛下念天下凶荒各色錢糧尚且蠲除　慶成大禮亦已省免獨織造之差不爲停止是哀矜之念徒事虛文又況地方流徙死亡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得銅錢三十文賣不得則母子相持大痛投河而死讀之使人酸鼻而不覺其淚下是歲凶民窮之極也　陛下又何爲而不聽也臣等知　陛下至仁之主有天地父母之心豈忍恝然於此是必一時惑於左右誤聽之耳夫大臣者立於廟堂而佐天子出令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即今喬宇楊廷和等　陛下既以爲賢而置之具瞻之位

矣中外亦以爲得人矣顧乃一切以爲非計而都不用其言是徒備其員也非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之道也中外之臣聞之皆曰彼密勿大臣尚不足聽哉等小臣何益於事是拒人於千里之外也非導之使言也彼爲大臣者豈能安於其位而有志經世者亦豈肯隱默居官執昔人告君之辭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此言受諫之美也又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順之則喜而有福背之則怒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此言拒諫之失也臣

等待罪該科有言責之任義不容以緘默故昧死為
陛下再陳之伏望　陛下聽宇與廷和等所言收回
差官　成命只照該部原議施行則大臣遂以道事
君之忠　皇上有從諫如流之美而臣等區區言官
之責亦少塞矣干冒　天威無任戰懼之至

從衆論以塞禍源疏　王瓚

邇者浙江鎮守太監鄧文奏乞換給　勅書始而該
科執奏於前繼而科道交論於後人言雖衆　聖意
未回事關安危不容遽默故敢不避狂愚再瀆　聖
聽臣等竊惟天下之事所以行之者三曰理曰法曰
勢背於理則不可行違於法則不敢行阻於勢則不

能行以是三者而律鄧文之請殆無一可者焉文之請也固欲兼管銀場矣銀場利之聚也文旣兼管將爲國而利之乎抑爲己而利之乎爲國而交征利者必危爲己而放於利者多怨曰怨曰危俱是厲階於已於國兩無所據欲兼理詞訟矣在外之詞訟有司理之按察司總之而詳允於撫按文欲兼理其亦會同撫按乎抑亦任情而爲之乎會同則非文之心任情即成民之亂以理爲請而乃以亂終之可乎欲參提職官及罷閑官吏矣鎮守各官而乃參提行事是鎮守而撫按也不知撫按其將何事況罷閑之官已無官守罷閑之吏即係編民彼有何事而亦欲參提

之邪此理之不可者也大明律內一款曰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 聞請 旨六品以下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并分司取問是鎮守不得參提官吏也問刑條例內曰在外詞訟除叛逆機密重情許鎮守受理外其餘不許濫受是鎮守不得兼理詞訟也以此推之鎮守不得兼銀場亦明矣夫律定於 太祖高皇帝例行於 列祖而經 孝廟圈點頒行者也文祇知 祖宗百世之律例乎此則法之不可者也財者民之心也管銀場則傷其心矣固未有傷民之心而可以治者也理訟拿官則奸宄者將挾訐爲賄以求逞善良者皆積怨含憤而罔伸世未有惠奸宄賊良

善而可以治者也夫理不可法不可勢不可而鄧文乃肆為欺罔甘於首禍朦朧而請之罪固不容於誅矣向使該部見其詞語含糊少加察焉而執奏之則當事未定之先未必不可救正而乃輕舉妄動即與會　勅及因該科之執奏然後徐起而覆題曾謂堂堂本兵　國之司命而舉事草草一至於此哉若曰不知是謂不智知而會之是謂不忠不智不忠焉用彼相若該部者亦有不得辭其責者矣伏乞　陛下因臣等之言覽前後之奏審事機察利害將　勅書收回明正鄧文之罪戒飭該部之悮惟期治道之有成毋拘　成命之已發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信　詔令以蘇民困疏　　黃臣

臣聞儲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自古英君誼辟未嘗不以為重臣竊以為天地自然之利但當愛養之樽節之以藏富於民而已況可歛之耶況可非分以歛之耶臣等伏見　御用監太監黃錦等題稱乞　勅南京守備轉行南京　御用監委官并南京工部委官一員公同前去直隸蕪湖抽分廠并龍江瓦屑抽分竹木局委官處抽分杉木板枋等料數內揀選印記陸續關支就着彼處軍衛有司差人搬運本監委官管運赴京交收應用等因續該部執奏前事奉　聖旨該監所奏竹木板枋准抽取陸續觧京應用欽此

臣等聞 命以来驚愕失措多方詢訪極意思索稽
諸國家之定典而罔弗戾徵諸異代之斁法而罔弗
合求所以將順 綸音而終不可得是以昧死上言
洪惟 皇上龍飛之初即下 明詔 先朝弊政剷
剗無遺節該荊州杭州蕪湖三處抽分廠專為打造
糧船或造供應器皿而設以省科派小民之計近来
兩京各監局相沿具奏差人赴蕪湖廠支取杉楠等
木數多又有内官監差官中半抽分二年有餘致將
造船銀料不敷支給累及運軍出利揭債缺船運糧
耽誤國計原差太監李文等詔書到日即便回京以
後不許援例奏差欽此除欽遵外當時此 詔一本

天下軍民如出更生以為堯舜垂拱人人踴躍思見
太平夫何甫及四年該監遂有此請　陛下遂有此
旨況蕪湖抽分竹木查自正德十年　武宗皇帝額
外添取以供泛濫之用今　陛下愛人節用出於天
性何用此為姑以裝載起運一事言之所費已為不
貲其民已見不堪以故南京兵部尚書李充嗣等以
為不可南京工部尚書崔文奎等亦以為不可南京
吏科給事中彭汝寔又以為不可況昨漕運總兵官
楊宏題稱事故火燒漂流等船二千二百餘隻議欲
查催蕪湖抽分未解木價買料打造尚未至於中官
抽取也今又遣中官矣推斯舉也破裂　祖宗之成

憲蹈襲　先朝之弊政絕商賈通財之脈傷江淮轉輸之力奪運舸以困漕河疲武士以妨戰守騰讟沸怨鬱抑人心誠足以上干　天和下召民亂　陛下何樂而必取之於此以為供用之器不可以或缺等威之辨不可以終乏耶　臣又以為　祖宗以來未嘗專遣中官抽取而用度甚充等威亦辨姑以近事言之　陛下詔罷抽分亦已四年其四年之間服輿器仗亦未聞每每告乏何急於此抽分為也抑何急於遣中官為也伏望　陛下念民財之當惜民力之當紓俯從工部所請收回中官抽分之命其蕪湖三處木植仍令照舊收支脫或缺用內而該監外而該部

自有定制必充裕供應仍望　聖明於凡非時之費
不急之務一切　罷革上以弭　天變下以來民願
天下幸甚

舉欺弊明法守疏　　　　　　　　　　鄭自璧

近該　御馬監太監閻洪等將考選過騰驤四衛及
牧馬所千戶軍政官員職名行移兵部劄仰前項衛
所遵奉施行等因題奉　欽依是欽此　俞命既下
臣等意以豈近日奉有本監考選　明旨而未經涉
本科耶猶可諉也或已經本科而臣等昏眩失於駁
正耶職掌安在方深驚愕隨該兵部執奏始知洪等
之作姦非待罪者之缺典也查得嘉靖三年該兵部

議得騰驤四衛所官員合無照舊考選題奉　欽依
是騰驤四衛免考欽此嘉靖五年又該本監題欲將
前項衛所官員考選畢日開寫職名移部銓註奉
欽依騰驤四衛免考欽此是誠　陛下人惟求舊政
滌煩苛黜陟之司既不奪之該部造賺之請又重違
手近人　睿思經營曲盡善美豈知洪等一任矯誣
不思　德意乃至事拂乎經法乖乎律又以累　聖
治而孤　陛下也哉何則予奪廢置柄於人君而中
外臣工則風旨是承而不敢易紀律者今免考之
旨於該部之議既已昭布於前該監之奏又行申重
於後丁寧至再雖遐陬絕漠少知法守之人且不敢

犯而況至尊轂下天日照臨號稱近侍者敢剛愎恣
横抗違無忌也哉又查得正德十六年本監谷大用
為考選事題奉　欽依照例著本監自行考選欽此
大用得　旨之後方行考選自今觀之政體紛更至
正德末年亦可謂盡矣專横擅權至谷大用亦可謂
極矣刷剔弊端貶抑佞倖至我嘉靖似可以無議矣
大用尚不敢要　君矯　詔於紛更之　朝而閻洪
乃干紀敗度於理安之世殆將誰欺況其所考官員
臣等訪求累日秉章綰鑰者非勢豪明託則賍賄陰
行其下司理屯者非宿昔慇懃則臨期鑽刺甚者一字
不識乳臭猶存而亦得以參手其列擬議欠當榮辱

任情抑公行奏牘且曰移兵部謹選施行據茲狀
迹則是法由彼立命由彼出矣　朝廷而不有矣律
以　祖宗之意竟當何如且錦衣衛亦嘗奉　旨免
考該衛亦未經自考選遇缺旋為推補而已雖於程
度不無有乖而典章半存終將可復豈若今之部擬
如此其確　綸命如此其嚴例之別衙門顧如此其
異是乃　朝廷務簡靜而洪導之以紛紜　朝廷自
含容而洪啓之以聽察　朝廷任舊人而洪貢之以
新進　朝廷絕祖武而洪誘之以更端本兵樞要為
奉行移劄之司黼扆尊嚴為巧肆欺誣之地狎雷霆
威暱日月之照近臣如此安在攸宜即令假借不

究誠恐柄馭潛移紀綱寖弛黜陟大事尚凌替而[illegible]
爲進止小端將蔽欺而莫憚等之而上亦曰殆哉[illegible]
照御馬監太監閻洪等怙寵行私懷姦作慝典褻肆
峻不思上損徽猷予奪擅專惟冀下伸貪慾竊弄威
福顯著不忠屬視部司公然不遜凡此舉措俱是厲
階論其最尤洪爲首倡厥罪不惟彰[illegible]如蒙乞　勅
司禮監備查節奉　欽依曾否許其考選今茲具奏
是否朦朧罔　上務見明白將洪即　賜黜罰前項
應考官員　俯從該部所擬兵部會同都察院從公
考選　陛下若或姑欲保持兩全無害妝囬今次
成命止將洪等痛加戒飭考選官員悉令如故開到

揭帖亦寢判行中間果有年老事故罷輭貪墨不堪任用之人本監陸續奏行黜退照缺選補庶　朝廷之權柄不移該部之職掌不失蒙蔽者知懲而效尤者不敢矣臣與洪等素無睚眦只以職掌所關責在人前言居人後無任媿懼其若跡無徵驗詞涉譸張則當俛聽罷黜以謝洪等

慎予奪以全大體疏　雷應龍

臣聞人君之道在修己以治人無失己以徇人脩己以治人者事無巨細必揆之以理人無親踈必御之以道終日欽欽不敢少置身於有過之地失己以徇人者請託得行奸貪遂矣私恩曠蕩關失遂矣害不[illegible]

于下而怨獨歸于上二者得失甚明實非難辨但情愛之私易溺欺罔之計易墮少有不察鮮不至于徇人而不自知矣　陛下聰明天啓應時而出親見當時之弊臣仰窺　聖心豈不欲一振而新之使治高千古　名冠百世與堯舜爭先乎必不肯習前弊蹈舊轍甘于徇人以負天下之望也故　即位之初善政疊出如裁革傳陞乞陞之官員取回買辦之內臣禁約鎮守不許干預錢糧詞訟侵越諸衙門職掌除天下之大弊造天下之大福孰有要於此者天下臣民歡忻鼓舞皆謂太平之福跂踵可望也於今五年矣不知　陛下以天下為治乎為未治乎比於

即位之初為過乎為不及乎　聖志之所為者為盡副乎為未副乎　陛下試熟思之當自有惕然感發不容自已者矣夫奸欺之所以誤人國者孰不始于利其身哉今左右近幸之臣今日乞一事明日乞一事不知所乞果於　聖政有益也耶無亦自利其身也耶利歸於奸欺而政因以病欲望治也斯難矣臣姑舉一二大者言之張忠為官匠工作乞陞官蓋欲市一己之私恩而不顧　陛下有官人之失也刁永請差織造羊絨袍服蓋欲固一方之厚利而不顧　陛下為儉德之累也賴恩乞照例無理沿海地方鄧文乞照成化弘治年間換　勅豈不為有所援引可

以欺罔而得濟其私哉抑不知竊弄權柄擾害地方其於　陛下守法愛人之仁所損不細也　陛下于此少加詢察必知此革利其身而不顧其　君且將罪之不宥矣奸謀何由遂哉　陛下偶未察之隨所乞無不應之如響該部執奏勿之聽臺諫執奏勿之聽既輕信而悞于前又吝改而持於後是其為鄧文刁求張忠賴恩革謀則誠善矣其如　陛下何如地方何如茲不近於失已以徇人乎夫心之察與不察所係之重如此寧可忽也耶臣嘗以精一執中之學上陳　天聽望　陛下為堯舜矣雖誠意未至愧無足以感格然臣區區忠愛之心終不能以自已伏望

陛下俯聽臣言深惟自愛之計將鄧文刁永張忠頼
恩華諸所乞請盡行革去仍各加黜罰以懲其奸查
臣前疏　賜垂睿覽繼今無幽無顯無巨無細必加
精察持守之功使無一事之不當乎其理萬一有誤
即從言官之論則奸欺莫逞　聖政無愆太平可致
堯舜真不難為矣然臣臨楮不能無感焉昔宋儒朱
熹嘗入對或謂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百世之下
猶有遺憾　陛下勿使後之視今復如今之視昔則
非直臣一身之幸實　宗社生靈之幸也

遵　成法以重民命疏　　　蕭廩

本月二十三日該錦衣衛題奉　聖旨這該司官是

何限理且不究王印等係海戶違等刁惡錦衣衛
去紅門枷號一箇月滿日發邊衛充軍欽此臣惟我
朝設立法司職掌庶獄凡一應大小事情皆當付之
聽理然必具兩造而後其情之曲直可辨必據律例
而後其罪之重輕可明今查王印等訐奏積書劉儒
交通死官大肆侵盜等罪太監孟冲亦奏王印等久
不應役誆騙官銀等情論死官海戶統攝之分則王
印等如果逃役騙財固孟冲所當參治據屬官被本
管非理凌虐亦聽開具奏陳之律則死官如果欺
君虐民亦王印等所得奏言是其彼此攻訐虛實未
明正宜併行法司速為質成可也先奉 欽依不問

劉儒而止問王印等不送法司而止送鎮撫司中外
臣民已共驚異以為　陛下仁孝根心素守　祖宗
成法何以有此令者該司具奏未經平允而遽奉
中批未賜矜疑而特加重罪中外臣民又共驚異以
為　皇上明慎用刑素存　欽恤至意何以有此抑
豈左右之人陰為黨護之計以故回易　天聽重撓
法紀乎夫孟冲奏實未有質證亦知其為賓王印等
情虛未嘗覿訐安知其盡虛即使本犯果有枷號充
軍之罪未備兩造亦不足以服其心況查　大明律
例其罪似不至此今乃積情以就法重法以快情恐
恐不足以服天下之心也王印等固不足惜其如

皇上何式法司縱不足惜其如　祖宗何式臣叨任
言責巡視南城前者錦衣衛之賁　帖拿人令者王
印等之囊頭就戍皆在臣巡視地方且見二日之內
士民動色道路興嗟竊謂此雖一事之失一夫之微
而上為　祖宗成法　皇上盛德所關下為法司職
掌黎庶生命所係不得不為　陛下言之伏乞　皇
上仰　成法之當重　念民命之不可輕　勅下法
司將王印等并劉儒等一干人證事情從公鞫問如
果王印等刁惡情重查照律例奏　請究治倘或別
有冤苦亦許其毋泥　成命奏　請開釋庶法自不
撓民自不冤法司之職掌以明而　陛下之　欽恤

盛德愈光顯矣臣干冒 威嚴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後成法以慎杜姦萌疏　張鹵

近該上林苑海子海戶王印等及提督上林苑海子司禮監太監孟冲各累奏事情續該鎮撫司題奉聖旨這該司官是何問理且不究王印等係海戶這等刁惡着錦衣衛拿去紅門枷號一箇月滿日發邊衛充軍欽此先後節據戶部尚書劉體乾戶科都給事中劉繼文刑科給事中魏體明錦衣衛千戶溫堯民等極 請當以其事送赴法司既而戶科右給事中李已試監察御史蕭廩劉良弼復申前 請皆不蒙 允俞且於已疏又欽蒙 勅旨朕處了臣下强

辯是何禮該衙門知道欽此夫自古及今人臣非變心病痱孰敢與　君強辯哉但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子不忍以父一事不從而輒忘幾諫之誠臣不忍以君一事不從而輒昧匪躬之義今日之事臣猶有不得不為　皇上言之者其印冲各奏情罪重輕事體虛實臣不暇更論但　祖宗二百年來無不許輔臣與聞之政令無不由法司詳讞之刑獄此我　朝美政家法為能遠過前古今孟冲何人特欲遂其所為甘心於王印之私乃陡使　內閣不與聞法司不詳讞一任其姦欺巧幻即仰煩　皇上從中議法親自處分凡枷號充軍悉如所擬　皇上試思在　祖

宗時雍熙治朝精明初政果嘗有此事乎且將置
內閣法司於何地乎　皇上何不更近思王振劉瑾
諸人之禍豈嘗遽底滔天哉其機正起於今日傳二
旨明日擅一令當時閣臣不能力爭於　上前而極
辯之致　內閣之位望日輕今日干一政明日亂一
法當時六卿不能力爭於　上前而極辯之致諸司
之職掌寖失遂一舉滔天　三朝末靖追思往事猶
可寒心故　先帝初年廓清大政惟首禁中官所以
坐收四十五年淪浹之人心其機盡在於此今沖恣
肆虐殘執迷不悟不惟深文已罪且占恡其濟惡之黨
助之人如劉儒崔紹孔喬珉亦不肯令其出而供[illegible]

以少伸 皇上之明法即此而推勢將何所不至

不乞急 賜處分竊恐其恣肆日深探視日熟其

巧幻機括不但可加於王印將使 皇上國事日非

而大不可救此臣所以披瀝肝膽再額 君父青誠

非為一區區王印惜也伏乞 皇上大鑒覆轍上法

先帝俯順群情將沖即重加懲究斥逐仍將兩跡有

名人犯俱付法司從公擬斷另請 聖裁自後政令

必商同於內閣刑獄必盡付於法司中官設有不法

如沖即痛加裁制不使得互相效尤縱肆以陷明法

此尤萬方臣民激切至望不但臣犬馬惓惓之私而

已伏惟 聖明斷賜必行幸甚

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二十七終